

第一章

不吃霸王餐的大侠
不是个好大侠



何谓江湖？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嗯……你见过哪个江湖只有小猫三两只的？

所以自打出生，就一直生活在不周山上，从未下过山的姜繁繁，十六年来的终极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下山，在江湖上闯出自己的名头。

姜繁繁一直觉着，以自己这般天赋异禀的惊世奇才，不成为一代江湖大侠威名远扬，简直就是暴殄天物。

所以在七月初七这天，姜繁繁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我！要！下！山！”

可是当姜繁繁对一手将她抚养大的师傅提出要下山的请求时，师傅却抚着长长的白须迎风而立，做出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对她说：“繁繁呀，你要明白这世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这等天赋，拿出去那是不够看的。想当初为师一岁胸口碎大石，三岁只手擒猛虎……”

姜繁繁面无表情地打断师傅的追忆：“师傅，一岁的时候你还没断奶吧？”

师傅不为所动，抖了抖宽大的袍袖，掏出一只香喷喷、好吃看得见的烤鸡，咬下一大口肉，雪白的胡须因为这一动作都沾上了金黄色的油，他一边嚼一边假意呵斥道：“胡说！你师傅我从来都不喝奶，我只吃肉！还有……不要叫我师傅，要叫我大侠！”

姜繁繁眯着眼睛看着那只烤鸡没说话。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后院养的那些小母鸡这三天来已经丢了四五只，师傅还满口假话哄骗她说是林子里的狼偷的，害得她连夜又加固了一遍鸡窝。

原来罪魁祸首竟然是师傅！

师傅三两口就解决掉了那只烤鸡，见姜繁繁一直幽幽地看着他不说话，饶是他脸皮再厚也有些不自在，他干咳一声，抹了抹嘴义正词严道：“为师我今早练功时，刚好撞见后山那只狼崽子叼了只鸡，于是我发了一招排山倒海赶走了那只狼崽子，可是这只鸡早就死了。你知道的，为师我一直悲悯世人，所以便给它找了一个属于它的最佳归宿。”

师傅此生只有两个目标：一、世人迎面都能喊他一声大侠；二、一日三餐，顿顿都有小肥鸡。

只可惜，师傅并不姓大，也不叫侠。他管不住世人的嘴，只能倚老卖老威逼利诱他



的小徒弟喊上一声过瘾。

人生的第一个目标，常年隐居，鲜少与他人有接触的师傅，勉强算达成了。

至于第二个目标，一手掌握不周山鸡窝大权的姜繁繁，是肯定、绝对以及一定不会让他实现的！

“养徒弟养出个冤家来啊……”师傅默默地感慨道。

姜繁繁无意和师傅讨论小肥鸡的最佳归宿到底是什么，她攥紧了手中的竹剑，将话题再一次带了回去：“师傅，你说过的，等我满十六岁就让我下山的！”

师傅见转移话题不成功，只得叹了一口气，扔掉手中的鸡骨头，问道：“繁繁啊……你说下山有什么可玩的呢？没有像我这么好的师傅，也没有好吃的小肥鸡……”

姜繁繁打断道：“大师兄和二师兄早在四五年前就下山闯荡出名头来了，我也要进入江湖，成为新一代剑神！”

剑神？

师傅乍听见这两个字，神色一变，但毕竟姜还是老的辣，他很快就又恢复了那副世外高人的表情，漆黑的眸子闪过一丝暗光。师傅缓缓地说道：“为何要成为剑神？为师我觉得刀神也不错，繁繁你想想，女儿家挥舞着一柄大刀，那是何等的英姿飒爽！”

姜繁繁无语。

“就比如山脚下的猪肉西施，为师我每次路过，都觉得她剁肉的姿势特别美！”

姜繁繁并不傻，甚至偶尔还有些机智，她意识到师傅是在故意转移话题，不解地问道：“师傅，你是不是不想我成为剑神？”

师傅一愣，半晌才干巴巴地说道：“哈哈，怎么会呢……”

姜繁繁撇了撇嘴，拿起手中的竹剑单手挽了个漂亮的剑花，空着的那只手则“啪”的一下打碎了师傅用来当成餐桌的大石头：“师傅，反正我已经决定明天就下山了。”

师傅深深地看了姜繁繁一眼，好半天才深呼吸一口气，“哎呀呀，繁繁，你悠着点呀，为师知道你力大无穷，啧，你得学会控制你的力量呀。”

姜繁繁瞪着师傅不讲话。

好半天师傅松口道：“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么只要你像你两位师兄一样完成下山前的考验，那么之后的路师傅也就不拦你了。”

“什么考验？”

师傅双手背在身后，山风吹得他宽大的衣袍猎猎作响，他看向远方的神情，似乎在怀念着什么。

“姜繁繁。”

“师傅？”

“你大师兄下山前的考验是采摘下生长在万丈峭壁上的九枝果，你二师兄则是砍下狼群守护的万年楠木，至于你……”

姜繁繁情不自禁地屏住了呼吸。

师傅的话清清楚楚地传入了姜繁繁的耳中：“你下山前的考验，是——把鸡窝里剩下的那几只小母鸡都给我烤了。九枝果作调料，万年楠木作燃料，烤出来肯定特别美味！”

“师傅！”

师傅擦掉嘴角的口水，一本正经道：“不要叫我师傅，叫我大侠！”

姜繁繁气鼓鼓地看了师傅一眼，怒气冲冲地直奔鸡窝，她没有注意到，在她转身的那一刻，师傅那张苍老的脸闪过一丝黯然。

拦是已经拦不住了，只能让那两个兔崽子护着点儿她了。

至于剑神……

师傅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转身看向山那头。

只希望，繁繁到了知道真相的那一天，不要太过难过。

2



翌日，天刚蒙蒙亮，整座不周山静悄悄的，还处于沉睡的状态。

“吱呀——”一声，不周山顶端的竹屋被推开了门，一个穿着深青色布衣，背着小布包的身影一闪而出。

其实天生神力的姜繁繁并不是五大三粗的模样，她的五官并不精致，但却十分耐看，尤其是那双会说话的杏眼，衬得她整张脸蓦然生动起来。及腰的长发被她干净利落地束在脑后，她微微一抿唇，便露出脸颊两侧并不明显的梨涡。

姜繁繁看了一眼隔壁的小木屋，里面传来节奏感十足的呼噜声。

“师傅，我一定会成为剑神的！”姜繁繁郑重地许下诺言，转身离开了这个她从未离开过的地方。

不一会儿，木屋里那本来应该酣睡的人悄然睁开了眼，他起身坐在桌子前，提笔写了些什么，吹了个悠长的口哨唤来一只白鸽，往白鸽的腿上绑上了字条。他拍了拍白鸽的脑袋，白鸽咕咕叫了一声，振翅向远方飞去。

师傅坐在窗边看了一会儿，不知打哪儿又掏出一只鸡腿啃了起来，嘴里还嘀嘀咕咕



道：“白鸽看起来挺肥的，真想烤了吃呢。”

姜繁繁全然不知在她走后，师傅做了什么手脚，此刻她满心都是即将踏入江湖的激动。哪怕带着凉意的山风，都没能扑灭她那满腔热血。

打败剑神后，她要取个什么霸气外露的称号比较好呢？

听说江湖人最喜欢给自己取个外号了，什么江湖百晓生啦，什么九原第一刀啦，什么江南玉罗刹啦。

唔，那她是叫不周山一朵花比较好，还是不周山第一剑？

书到用时方恨少。

姜繁繁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什么惊世骇俗的称号来。

而事实上，姜繁繁也没有工夫去想称号了，因为她刚一下山，就面临一个关键性的人生问题——她在一家客栈吃完饭，发现自己没钱。

一脸热情的小二凑上来：“客官，我掐指一算，您这桌一共二两三钱。”

姜繁繁没有任何反应。

“客官？”

姜繁繁依旧没出声。

小二看着姜繁繁面前的满桌狼藉，沉下了脸：“客官，你不是要吃霸王餐吧？”

姜繁繁气沉丹田，手偷偷按住了一旁的竹剑，大脑开始飞速运转。

怎么办？没有钱！

姜繁繁下山倒是背了个小包裹，是前一晚师傅交给她的，犹记得那时师傅一脸严肃地交代：“如果你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就打开包裹，包裹里的东西会是你人生的指明灯！”

姜繁繁眼前一亮，急忙解开包裹，可是在看见包裹里的东西那一刻，她只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包裹里，是一堆骨头。

看那新鲜度，估计还是昨天她用万年楠木和九枝果烤出来的鸡骨头。

客栈人来人往，小二估计也是见多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人，见姜繁繁背着一包袱的鸡骨头，也不吃惊，挑着眉阴阳怪气道：“客官，咱这只认银子，可不认其他的货币。”

听说某些偏远的茹毛饮血的不毛之地，就是将骨头当成钱来使的，小二不着痕迹地打量了一下姜繁繁，做了个手势，在他身后，几个彪形大汉默不作声地靠了过来。

见鬼的指明灯！

姜繁繁此刻简直想爆粗口了，但她很快就冷静下来，仔细回想从两位师兄和师傅那听来的江湖轶事。

姜繁繁，不要慌！想一想师兄跟你说的，江湖大侠遇到困窘是如何解决的，别忘了，你可是要成为剑神的人！

钱可以没有，气势不能没有。

电光石火间，姜繁繁记起了什么，她那还带着点婴儿肥的小圆脸上露出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她缓缓站起身来，手持竹剑，说出来的话却是气死人：“我若是吃霸王餐又如何？”

小二从没见过吃霸王餐还吃得如此理直气壮之人，简直太厚颜无耻了！

小二往前踏了一步，似乎是要做些什么，姜繁繁眸光一闪，挽了个剑花，只见竹剑在小二眼前一闪而过，精确无比地落在小二的身前，刺进了木质的地板。

小二愣住了。

姜繁繁有些得意地翘起嘴角。

被她深厚的功力吓到了吧！

姜繁繁已经可以想象到待会儿的场景，肯定是周围某个慧眼识英雄的人一眼就看出了她的不同凡响，争抢着要替她付钱，然后顺便再邀请她一起闯荡江湖，想一想还有点儿小激动呢。

“客官……”小二幽幽道。

“什么事？”姜繁繁收回竹剑，挺胸抬头，已经做好了被解救的准备。

“毁坏客栈公共财物……”小二拿出算盘“噼里啪啦”算了好一会儿，才道，“再加上你的饭钱，现在你应该付我们十两银子了。”

姜繁繁险些站不住了。

这怎么和她想象中的不一样？难道是她剑耍得不够帅吗？

“扑哧——”隔壁桌突然传来一阵闷笑声。

姜繁繁循声看去，发现那里坐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少年长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桌子上还摆着一看就很精致的小菜，不像姜繁繁这边全是大鱼大肉。

小少年穿着金边青底的绸缎衣裳，举手投足之间富贵十足，一看就是哪个世家娇养出来的少爷。

他抿了一口茶水，明明年纪不大，却故作老成：“真是好笑死了，难不成以为自己背着一把剑，就是剑神了？”

说着，小少年还轻飘飘地瞥了一眼姜繁繁的竹剑，语气满是嫌弃：“啧，这玩意儿



甚至都不能称之为剑。”

姜繁繁听了小少年这话，顿时火冒三丈，也顾不上师傅教诲的什么尊老爱幼，怒气冲冲地挽起袖子冲到小少年面前，沉声道：“你说什么？”

小少年并不畏惧，依然悠闲地喝着茶：“我说你这玩意儿都不能称之为剑，趁早烧了吧。”

“你个死矮子！”姜繁繁怒不可遏，这把竹剑虽然看上去十分粗糙，但却陪伴了她长达十年的岁月，是当年大师兄送给她的。

竹剑看上去不起眼，却是由千年绿竹打造而成。

不周山上虽然天材地宝遍山都是，但是虎豹豺狼也十分多，可以说，凡是有珍贵之物的地方，周围必是危险重重。

姜繁繁还记得当年，大师兄为了得到一株千年绿竹，险些丧生虎群之中，只因为她说了一句想要自己的剑。

那时她年仅六岁，师傅自然是不同意她碰那些真刀真剑的，所以大师兄才另辟蹊径，亲手替她做了这么一柄竹剑。

“死？矮？子？”少年黑着脸，几乎是咬牙切齿地重复着这三个字。

他最恨别人喊他矮子！

见姜繁繁一副要冲上去臭扁那少年的架势，小二有些慌乱，那少年可是个财神，在他们这客栈才住了几日，就已经花了上百两银子，可不能得罪。

小二冲身后的那几个彪形大汉使了个眼色，大汉们便纷纷上前，拦住了姜繁繁。

“客官，咱们老板说了，顾客就是衣食父母，但如果衣食父母吃白食了……那么得罪了，就用劳动力来抵债吧！”

话音刚落，那几个大汉就架起姜繁繁往后厨房走，姜繁繁下意识就想对大汉们动手，但是她毕竟理亏，只得乖乖地任由他们拖行。但她犹不解气，临走前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你等着，总有一天我会用这柄竹剑打败这世上最厉害的剑神！”

少年闻言，嗤笑一声：“哦？就凭这破烂玩意儿？呵呵呵……”

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姜繁繁竟挣开了那几个大汉的束缚，一把捞起附近桌子上还未收拾的筷子，朝着小少年的方向投掷过去。

少年僵硬着一张脸，摸着那插入发髻之中油腻腻的筷子，甚至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液体顺着发髻缓缓下滑。

姜繁繁冷哼一声，“本姑娘免费替你做的新发型，不用谢！”

说完，她昂首挺胸地踏进了后厨房开始她的洗碗生涯，留下一脸阴沉的少年。

“很好，我记住你了。”

小少年咬着牙，一双漆黑的眼死死地盯着姜繁繁离去的背影。

3

姜繁繁不仅文采不好，算数明显也不太好。

当年大师兄也偷偷说过：“繁繁哪里都挺好的，就是脑子不太好。”

而现如今，脑子不太好的姜繁繁正在算着自己要洗多久的碗，才能赎回自由身，再打败剑神，走上人生巅峰。

姜繁繁洗了三天的碗，小二就听了她三天的豪言壮语。

其实小二对姜繁繁还挺有好感的，觉得小姑娘虽然鲁莽了点儿，但是个性实在，干活也勤快，于是这日午饭过后的小休时间，他便好心对姜繁繁道：“先别说你能不能打败剑神，就你这十两的负债，扣下你的房租伙食费，你得……”

小二想了想，没算出来，又掏出小算盘算了好一阵子：“你得洗五年三个月零八天的碗！”

姜繁繁吓了一跳：“这么久！你会不会算错了！”

小二顿时不高兴了：“你可以质疑我的智商，但不能质疑我的算数能力！”

小二是个胸怀大志的小二，他不愿意一辈子只做一个店小二，事实上，他的人生终极目标是取代客栈的账房先生。

他已经都算好了，账房先生还有八年九个月零五天就退休不干了，到时候他努力一把，肯定能成为账房先生第一候选人！

不想当账房的店小二，不是个好小二。

姜繁繁老老实实认错，十分诚恳道：“我不该怀疑你的，你一定会成为这天下最厉害的账房先生！”

小二心满意足地拍了拍姜繁繁的肩膀：“就喜欢你实话实说，看在你这么诚恳的分儿上，我再免费告诉你一个消息，我听说啊，剑神已经大半年没在江湖上露过面了，听人说，搞不好已经死了呢。”

姜繁繁心里一惊：“不会吧！”

小二满不在乎地说道：“人有生老病死，剑神就算再厉害那也是人啊，饿了得吃



饭，病了得吃药，遇上个什么事死了也是很正常的。不然你想，威名赫赫的剑神，怎么说没消息就没消息了呢？”

姜繁繁握紧了腰间的竹剑，脸上的神情很凝重，小二见了开玩笑道：“你干吗这副样子，跟被你爹狠狠训斥了似的。”

“你……你不要胡说！”姜繁繁像被踩中了痛脚，咋咋呼呼地叫道，“我只是想打败剑神，才……才和他没关系呢！”

小二有些奇怪地看了一眼姜繁繁：“我也没说你和剑神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姜繁繁不吭声。

恰在这时，小休时间结束，小二又跑到前面忙活去了，留下姜繁繁待在后厨房，看着炉灶的火发呆。

剑神……死了？

姜繁繁一直以剑神为目标，倒是没有想过剑神会死这个可能性。

“小姜，添火！”灶台上的大师傅粗声道。

“哦……”姜繁繁麻木地往炉灶里添柴，心里还在想着，剑神啊，那可是这世上剑耍得最好的人，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死掉。

应该，不会吧……

她都还没来得及见上剑神一面……

“小姜？”

剑神如果真死了，那可怎么办才好……

“小姜！”

不，她不能在这个客栈里待上五年，她一定要想办法出去找剑神的消息！

“小姜！！！”

姜繁繁终于回过神来，却见灶台师傅被熏得一身乌黑，正面无表情地看着她：“小姜，你不用在这烧火了，替小二去招呼客人吧。”

“可是……”

险些造成厨房失火事故的姜繁繁，就这样被大师傅无情地赶出了厨房。此时已经日落西山，天黑了下来，小二正忙着打扫大堂，见姜繁繁出来，松了口气，连忙把一个铁盆子推进她的怀里：“二楼天字一号的客人要一盆热水，你赶快送去。”

天字一号房？

姜繁繁眉头一挑，那不就是三天前大放厥词的那个家伙的房间嘛！

姜繁繁立马沉下脸，将铁盆子推回去：“不干！”

那家伙不仅满嘴胡言，心眼儿还小得很，这三天一直想找她麻烦，还好她机智，整日整夜都窝在后厨房，不给他一丝机会。

现在让她送水上门？哼，那家伙一准会把盆子里的开水尽数泼到她身上！

小二也知道姜繁繁和那小少爷的恩怨，但是现在他实在忙得脱不开身，只得好声好气道：“实在不行，你就把热水送到门口。”

姜繁繁这才勉为其难地接过盆子，从厨房里接了盆热水往二楼东南方尽头的那个方向走去。



姜繁繁所待的这个悦来客栈坐落在距离不周山不远的一个叫作平阳镇的镇子上，镇子虽然不大，但因为处于洛阳、庄城、旬景三座大城的岔路口，再加上交通便利，所以平阳镇十分繁华，算得上是人来人往。平阳镇的客栈不少，悦来客栈也不算小，但偏偏二楼静得听不见任何声音。

姜繁繁嘟囔一声：“败家子，钱多得没地方花，竟然包下了客栈的整个二楼！”

姜繁繁越想越觉得这世界真是不公平。

有些人穷得背着一包袱的鸡骨头上路，饿了只能吃霸王餐；有些人却有钱得天怒人怨，这么大的客栈说包场就包场。

姜繁繁一路腹诽，没一会儿就走到了天字一号房的门前，她将热水放到门前，想了想，敲了下门示意热水送到。

姜繁繁敲完门就往回走，可是走了一会儿却觉得很不对劲。

这里实在是太安静了。

常年练武，让姜繁繁的五感比寻常之人更为敏感，可是现在，她竟然听不到周围有除了她之外的人的呼吸声。

难道那家伙睡了？

这不可能，睡觉的呼吸声她也没有听见。

姜繁繁略一思索，又重新转身，轻轻地推开了天字一号房的房门。

天字一号房装饰得富丽堂皇，地面上铺着墨色的毛皮毯子，走上去软软的，哪怕是光着脚都不怕着凉。

房间里的家具都是由黑木制作而成，外面刷着一层金漆，黑色的木材再加上金色的



漆，看起来有种低调的奢华。

房间很大，正门走过去十步是一架绣着万马奔腾图案的屏风，屏风后面则是软床。

姜繁繁在房间环视一圈，却没看见任何人影。

她皱了皱眉头，难道说他出门了？可是小二明明说他要热水……姜繁繁满心的疑问，正要出门，却眼尖地发现窗户大开着，风儿吹进来有一丝丝的凉意。

鬼使神差地，姜繁繁走到窗户边，借着月色，她分明瞧见客栈不远处的小胡同里，有个熟悉的身影在一路狂奔着，似乎后面有豺狼猛兽在追赶一般。

姜繁繁眯了眯眼。

她一侧目，正好瞧见狂奔的身影后方二三十米处，有一个穿着夜行衣的人正在房顶上四处张望，看样子似乎是跟丢了自己的目标。

这……

姜繁繁心里一凛，突然有一点点激动。

这难道就是二师兄跟她讲过的那些江湖故事里的追杀？

柔弱少年身怀绝世宝物逃窜江湖，幕后黑手派人一路追杀夺宝。

几乎是顷刻之间，在姜繁繁的脑海里就勾勒出了一场曲折动人的江湖大戏。就在他沉浸在大戏之中，一晃神的工夫，那个房顶上的黑衣人似乎是发现了少年的踪迹，一招平沙落雁，干净利落地从房顶上翻身而下。

不好！

虽然少年前几天还对姜繁繁恶言相向几番羞辱，不过姜繁繁表示她大人有大量，已经原谅他了。她甚至觉得，少年一直在躲避着黑衣人的追杀，心里肯定很苦，所以口出恶言什么的她表示能够理解。

姜繁繁这么想着，行动比思想更快，等她回过神来，她已经翻过窗户，纵身一跃奔了出去，脚尖在屋顶上轻点，最后以一个利落的翻身翻下屋顶，落在黑衣人的面前，拔出了腰间的竹剑，虎视眈眈地盯着他。

自幼习武，姜繁繁最拿手的并不是轻功，但是用来追人，还是勉强可以的。眼看就能抓到，却半路蹦出一个程咬金，黑衣人面色有些焦急，但还是耐着性子对姜繁繁说道：“小姑娘，有什么事吗？”

姜繁繁用一种诡异的眼神上下打量了一下面前的黑衣人。

黑衣人竟然不蒙面？一点儿都不爱岗敬业！

姜繁繁偷偷腹诽，嘴上却道：“看你长得不像个坏人，追杀别人是没有前途的，回头是岸吧。”

黑衣人愣住了。

姜繁繁又道：“人家小孩也不容易，你何必一直苦苦相逼？”

黑衣人：“小姑娘……”

姜繁繁继续谆谆教诲，企图感化面前的黑衣人：“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既然进入了江湖，我就没想着全身而退，你如果继续执迷不悔，我就不客气了！”

黑衣人在心里嘀咕：“这小姑娘，是不是看多了戏文……”

姜繁繁见黑衣人一直没反应，心里也有些打鼓，她明明是按照大师兄给她买的《戏说江湖》中的江湖大侠的台词说的呀，怎么不起作用？

黑衣人抽了抽嘴角，正要说些什么，却发现那少年拐入了一个胡同，眼看就要消失不见，他再也捺不住性子和姜繁繁扯皮，挥手似乎是要推开姜繁繁。

姜繁繁心里一沉。

来了！这个黑衣人终于要出手杀人灭口了！

几乎是下意识地，姜繁繁立马拔出竹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向黑衣人。黑衣人明显一愣，他只不过是想推开眼前这挡路的小姑娘，怎……怎么事情发展成这样了？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黑衣人来不及多想，一个利索的下腰，堪堪躲开姜繁繁的剑锋。尽管如此，那剑锋仍然削掉了黑衣人的一缕头发。

看着那缕被削掉的头发，黑衣人心里一惊。

这小姑娘，看上去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而且使的是一把竹剑，竟然能有如此威力！

若说之前黑衣人只是把姜繁繁当成一个路过的胡搅蛮缠的小姑娘，这时他已经换了一种心态，小心翼翼地打量姜繁繁。

他脑中思绪百转千回，迅速将现如今江湖上有名的同龄少女过滤了一遍，仍然没有找到对应的，莫不是某个不世出的大家之后？

黑衣人还没想明白，姜繁繁又是一剑挥过来，那角度极其刁钻，黑衣人退无可退，只得生生运气挡下这一招。好在黑衣人内功深厚，只是觉得气血翻涌了一息，很快便被压制下去。

姜繁繁常年生活在不周山上，除了师傅和两位师兄，甚少见到别人，更别说能陪着她练剑的人了，师傅老说自己年纪大了腰不好使，不肯陪她练剑，而两位师兄每每和她对战，都有意让之，现在遇上一个实力不俗的人，姜繁繁来了兴趣，索性将自己所学的



剑术一五一十都使了出来，挽着剑花就冲向了黑衣人。

黑衣人惯用掌法，两个人对战了数十招，竟一时难分上下。

姜繁繁是越战越入迷，黑衣人却是越打越心惊。

这招式……这剑法……黑衣人情不自禁大喝出声：“小姑娘，你和剑神任常乐是什么关系？”

剑神？

姜繁繁听到这两个字，艰难地收回竹剑，警惕地看着面前的黑衣人：“你认识剑神？”

黑衣人道：“曾与剑神有过三面之交，看你这剑法，与剑神十分相似，你莫不是师承剑神？”

姜繁繁当然不是师承剑神，她的师傅还在不周山上啃烤鸡呢。

当然，这话断然不会告诉面前的黑衣人。姜繁繁略一思索，索性借坡下驴：“没错！剑神就是我师傅，你知道他到哪里了吗？”

黑衣人面露难色：“距离上一次见剑神，已经过了三年之久，我也不知……”

姜繁繁心急地打断道：“那剑神现在还活着吗？”

“这……”黑衣人有些奇怪，“应当是还活着吧。”

姜繁繁松了一口气，下意识道：“那就好。”姜繁繁转眼看见黑衣人奇怪地看着她，话题一转，“别以为拿剑神出来说，我就会放过你！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强抢民女……民男，简直是令人发指！”

光天化日之下……

黑衣人看着已经黑下去的天，忍了又忍，终于还是憋不住道：“小姑娘，你是不是弄错了什么，我并不是什么坏人……”

“坏人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坏人！”

黑衣人颇为无奈，顿了顿才道：“我是来追我家那离家出走的小少爷的。”

姜繁繁摆出一副“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的表情，道：“哪有追少爷穿夜行衣的？”

黑衣人：“这不是夜行衣。”

姜繁繁翻了个白眼，明摆着不相信，黑衣人只得解释道：“不是所有的黑衣服都叫夜行衣，我只不过是想出门在外穿着黑衣服方便，又耐脏又利索，所以才穿成这样。”

姜繁繁仍然半信半疑地盯着黑衣人。

黑衣人没办法，只得在身上摸了半天，掏出一个铁质的令牌给姜繁繁看：“有令牌为证，这下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黑衣人本是铸剑山庄的大管家赵清，而只要是在江湖上混过的人，都听说过铸剑山庄的名头。黑衣人还想着，现在他拿出了铸剑山庄的令牌，但凡是江湖上的剑客，哪怕是剑神，都得对他客气三分，他本来都做好了接受姜繁繁道歉的准备。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姜繁繁压根就不知道铸剑山庄是个什么鬼，更别说令牌了……

姜繁繁的视线在令牌上一晃而过，仍然不相信面前的黑衣人。

不过相不相信已经不重要了，她拖延了这么久，想必那少年肯定已经逃出很远。姜繁繁见好就收，微微侧开身子道：“哦，那你快去追你家少爷吧。”

赵清再次愣住了。

姜繁繁还好心提醒道：“天黑了，你再也不追就什么都追不到了。”

“小姑娘……”

姜繁繁“哎呀”一声，摸着脑袋说：“天都这么黑啦，我要回去睡觉了，您忙您的哈，还有，下次出门别再穿成这样啦，怪叫人误会的。”

穿成这样，怪他咯？而且，这一身黑衣就足足花了他十两银子好吗？

赵清顺风顺水地活了快四十年，这还是第一次被一个小姑娘呛得说不出话来，他憋了半天，只得一挥袖子，怒气冲冲地朝着少年消失的方向奔去。

可是拖延了那么久，哪里还有少年的踪迹。

姜繁繁看着赵清气急败离去的背影，伸了个懒腰慢悠悠地往客栈走去，可却在踏进客栈楼梯时，被一股力量拉进了楼梯拐角处。

“什么人？”姜繁繁下意识地拔出剑直指那人的脖子，只见那人“哎哟”叫唤了一声，忙不迭地推开竹剑冲姜繁繁使眼色。

“是你？”姜繁繁看着面前灰头土脸的少年，慢吞吞地收回竹剑，像是想到了什么，露出一笑，“做好事不留名，你不用特地来感谢我！”

少年哽了哽，脸色不善道：“我瞧着你武功还不错，就勉为其难聘用你当我的保镖怎么样？”

不等姜繁繁说话，少年又道：“你也看到了，我被人追杀，而你又没有钱，咱俩各取所需。”

姜繁繁恍然大悟，猛地拍了下手掌，吓了少年一大跳。

“我就说嘛！那个黑衣人果然是在骗我，好在我聪明机智没有被骗到！”姜繁繁扬扬得意道，说完又同情地看了少年一眼，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无比沉重道，“我知道你



很苦，不过你要相信，一切苦难都会过去的。我师傅常说，不喜欢吃烤鸡的大侠不是个好大侠，没经历苦难的英雄不是个大英雄。以你目前这经历来看，你已经具备了成为大英雄的潜质！少年，我看好你哟。”

少年无语，不知道她到底脑补了些什么……

少年抽了抽嘴角，试探着说道：“我听说你要找剑神……”

“你也认识剑神？”姜繁繁惊喜道。

少年耸耸肩，墨色的眸子闪过一丝狡黠的亮光：“我何止认识，我和剑神还是朋友呢。”少年转了转眼珠子，又说，“不然咱俩结个伴吧，正好这次我也要去找剑神呢。”

说实话，少年这话正中姜繁繁下怀，可姜繁繁还是摇了摇头：“我还欠客栈九两多银子呢，像我这么老实的人，干不出负债潜逃的事情来。”

少年一口答应：“我替你还！”

“我的鞋子破了，走不了多远的路。”

“我替你买新鞋子！”

“我还有点儿饿……”

“我有钱，包你吃饱！”

“打败剑神后，我还要继续闯荡江湖，到时候……”

“到时候咱们就桥归桥、路归路，一拍两散各自飞！”少年一口应承。

少年这一番话正合姜繁繁的意：“那就这么定了，我叫姜繁繁，你呢？”

“我叫赵……我叫赵季临！”

“好的，以后我就是老大，你是老二。”

赵季临不服：“凭什么？”

“凭我比你高。”姜繁繁挺胸抬头，企图用身高优势压制赵季临。

赵季临脸色阴沉：“我比你有钱。”

“我比你年纪大！”

“我比你有钱。”

“我看起来就比你聪明，聪明的人才能当老大。”

赵季临依旧还是那句话：“我比你有钱。”

姜繁繁满心不忿，师兄说了，闯荡江湖的人，辈分很重要，于是她一把抽出竹剑，架在赵季临的脖子上：“我比你武功高。”

赵季临颤了颤，似乎想说些什么，姜繁繁却眯了眯眼，摆出凶神恶煞的样子：“再

说你有钱我砍了你，信不信？”

赵季临转身就走，扔下一句话：“那你就在这客栈洗碗洗到天荒地老吧。”

姜繁繁：“好啦，你是老大，听你的！”

姜繁繁突然觉得，谁当老大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

嗯，她一向是一个能屈能伸的聪明人。

而背对着姜繁繁的赵季临，则微微勾起唇，露出一抹得逞的笑。

这个只会用蛮力的臭丫头，也没想象中的那么一无是处嘛。

第二章

传说中的包打听
不可能这么菜

